

of
THE ROSES
玫瑰战争系列

河流之女

[英] 菲利普·格里高利/著 尤里/译

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

THE LADY OF THE RIVERS
Philippa Gregory



—The—
Lady of the Rivers

河流之女



The Wars of Roses
Philippa Gregory



THE LADY OF THE RIVERS by PHILIPPA GREGORY

Copyright:©2010 by PHILIPPA GREGORY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imon & Schuster, Inc.
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 2013 Chongqing Tianjian Cartoon & Animated
Picture Culture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版贸核渝字(2012)第 169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河流之女/[英]格里高利著;尤里译.

—重庆:重庆出版社,2013.6

书名原文:The lady of the rivers

ISBN 978-7-229-06606-2

I.①河… II.①格… ②尤… III.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44498 号

河流之女

The Lady of the Rivers

【英】菲利普·格里高利 著;尤里 译

出版人:罗小卫

责任编辑:邹禾 肖飒 骆思源

责任校对:何建云

装帧设计:谢颖装帧设计工作室



重庆出版集团

重庆出版社

出版

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: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

重庆市鹏程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023-68809452



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

cqpbs.tmall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880mm×1230mm 1/32 印张:13.75 字数:290千

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6606-2

定价:45.8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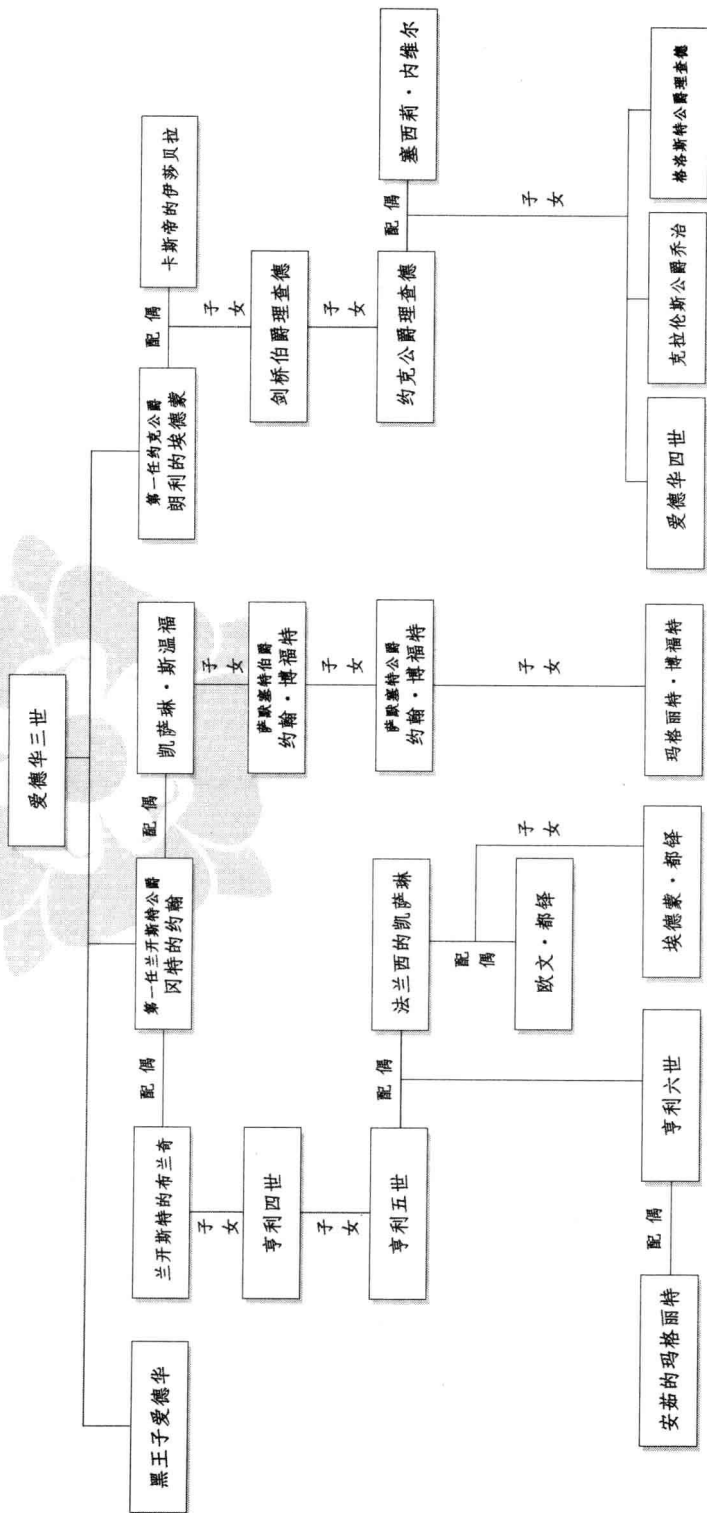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献给维多利亚



玫瑰战争人物关系简表



1430 夏

法国 卢森堡

她像个顺从的孩子般端坐在牢房角落的小凳子上，仿佛一个古怪的战利品。脚边的稻草上搁着白铁盘子，里面是吃剩的食物。我留意到叔叔送来的是好肉，甚至还有他自己吃的那种白面包；可是她没动几口。我发现自己一直盯着她看，打量她脚上那双男孩才穿的马靴，还有那剪短的棕发上扣着的男式软帽，就好像她是什么抓来供我们消遣的奇珍异兽，像只从埃塞俄比亚抓来供卢森堡贵族取乐的小狮子，我们新添的一件收藏品而已。背后的夫人画了个十字，悄声道：“她是女巫吗？”

我不知道。又有谁知道呢？

“太荒唐了。”姑婆直言不讳地说，“谁下令把这个可怜女孩锁起来的？快把门打开。”

男人们不知所措地嗫嚅，都想互相推卸责任。接着有人把大钥匙插进牢门，姑婆昂首走了进去。这个女孩应该十七八岁年纪，不过比我大几岁而已。她从参差不齐的刘海后面望过来，缓缓起身脱帽，轻轻地行了个笨拙的礼。

姑婆说：“我是乔安奴夫人，卢森堡的女主人。这里是卢森堡的约翰勋爵的城堡。”她指了指我的叔母：“这位是他的夫人，城堡女主人，贝修恩的乔安奴，至于这位是我的侄孙女雅格塔。”

女孩逐个看着我们，一一颌首。她看向我时，我感到有什么在身上轻轻敲击，就像一根手指扫过了后颈，又或是一句魔咒般的耳语。我想，会不会正如她

所说的那样，她的背后真的立着两位守护天使，这种感觉就是他们带来的。

我的姑婆看那女孩一言不发，便问：“你会说话吗，小姐？”

“哦，会的，夫人。”那女孩带着浓厚的香槟地区的口音回答。我这才发现有关她的传言所言不虚：就算她率领过军队，还拥立过国王，也不过是一个村姑！

“如果我叫人取下你腿上的镣铐，你能向我保证不逃吗？”

她犹豫了一下，好像还有权选择似的：“不，我不能。”

姑婆笑了：“你懂什么叫宣誓释放吗？我能让你自由，与我们一起在我侄子的城堡里生活，只要你发誓不逃跑就行。”

女孩偏过头，眉头紧皱。那样子好像就要开口同意了，结果却只是摇了摇头：“我知道宣誓释放是什么。就是一个骑士向另一个许诺，订下规矩，就像比武前那样。我不喜欢这样。我说的都是真话，不是什么吟游诗人唱的小曲，也不玩这些花样。”

“小姐，宣誓释放可不是在玩花样！”乔安奴叔母插嘴道。

女孩看着她：“哦，可它就是玩花样啊，我的夫人。贵族们干这些事从没认真过——不像我那么认真。他们作战敷衍了事，乱立各种规矩，一旦出行，就把无辜百姓的农场化作焦土，边笑边看着茅草屋顶熊熊燃烧。再说，我无法立誓。我已经立过誓言了。”

“向那个胆敢自称为法国之主的人吗？”

“向天国之主。”

姑婆没再说话，斟酌片刻后说：“我会让他们取下镣铐，看着你，免得你逃跑；然后你可以过来和我们一起坐坐。贞德，我觉得你为你的国家和你的王子所做的事情非常伟大，尽管饱受误解。我不会坐视不管，任由你被镣铐锁着。”

“你会让你的侄子放我走吗？”

姑婆犹豫了：“我不可能命令他，但我会尽一切努力送你回家。无论如何，我都不会让他把你交给那些英国人。”

听到这个词的时候女孩颤抖起来，画了十字，用古怪至极的方式猛点自己

的额头和胸，就像农民听见魔鬼之名时的那副模样。我强忍住笑，此举引来女孩阴沉的注目。

“他们只是凡人罢啦。”我向她解释，“英国人又没有魔力。你用不着这么害怕他们的。用不着在听到他们名字的时候画十字。”

“我不害怕他们。我还没蠢到害怕他们有什么魔力——事实正相反，是我有神力，这使我成为了他们的眼中钉，肉中刺。他们怕我怕得发狂，怕我怕到一旦我落入他们手中就会立马杀了我。我就是他们的恐惧，我就是他们夜里的噩梦。”

“只要我活着，他们就不会得到你。”姑婆向她保证。那一刻，贞德切切实实地直视着我，目光阴郁，似乎看出连我也能听出这个真诚的保证完全是虚无缥缈的承诺。



姑婆认为贞德也许是可以被教化的，只要把她带到我们身边，好好跟她交谈，把她对宗教的狂热冷却下来。这个女孩迟早会穿上年轻姑娘的衣服，这个在贡比涅被人从白马上拽下的年轻战士迟早会转变，就像一场颠倒过来的弥撒仪式那样，把烈酒变化为清水。到时候她会和其他侍女们坐到一起，耳中只听得进主人的吩咐，听不见教堂的钟声。那些英国人也许会就此放过她。他们要求我们交出的是一个不男不女的杀人女巫，我们所能交出的却是一个悔过又顺从的侍女，这样一来他们也许就会心满意足，继续横行霸道去了。贞德上次打了败仗，如今精疲力尽，同时还心怀不安，感到自己拥立的国王配不上涂油礼^①，敌人的力量胜过了她，就连授予她使命的神都对她弃之不理。所有让那些崇拜她的士兵视她为圣女的事物都已经不复以往。在我姑婆执著的仁慈面

① 加冕礼上的涂油礼象征国王从此往后便领了来自上帝的使命，发誓将守护苍生。

前,她又成了一个笨手笨脚的乡下姑娘,毫无特殊之处。

当然了,虽以坎坷战败告终,姑婆手下所有的侍女都想了解她那些冒险故事。有一次贞德和我们在一起,学习该怎么当淑女而不是战场上的圣女的时候,她们鼓起勇气趁机问她。

其中一个问道:“你怎么会这样勇敢呢?你是如何学会这样勇敢的呢?我是说,在战场上的时候。”

贞德听到这个问题后面露微笑。我们一共有四个人,都坐在城堡护城河旁的一片草坡上,像孩子一样悠闲自在。七月的阳光直射下来,城堡四周的牧场在热气蒸腾中闪闪发光;就连蜜蜂也懒洋洋的,嗡嗡叫了一会儿便归于无声,仿佛醉倒在了花间。我们挑了最高的那座塔楼,坐在它落下的阴影里头,身后是护城河清澈的河水,时不时的还能听见螃蟹浮到水面冒泡的声音。

贞德像男孩一样大大咧咧躺着,一只手浸在河水里,眼睛被遮在帽檐下面。我身旁的篮子里放着几件缝了一半的衬衫,这是我们准备做给康布雷附近的穷孩子们的。只是姑娘们什么也不想做,贞德又不会做,而我随身带着姑婆珍藏的游戏牌,一边洗牌,一边闲散地看上面的图画。

“我知道我是受召于神的。”贞德简洁地说,“他会保护我,所以就算在最险恶的战斗中也无所畏惧。他警告说我会受伤,又说我将来不会感到疼痛,所以我才知道自己可以奋战到底。我甚至会警告我的军队说某天我可能会受伤。我在开战前就知道,就是能知道。”

“你真的能听见那些声音吗?”我问。

“那你又如何呢?”

这个惊人的问题让女孩们都猛地转身过来盯着我。在她们的凝视下,我羞得脸上发热,好像做了很丢脸的事:“不!不能!”

“那你听见了什么?”

“你在说什么啊?”

“你都听见些什么?”她理直气壮地问,好像人人都会幻听似的。

“好吧,其实不能算是人的声音。”我说。

“那是什么?”

我向身后瞥了一眼,好像怕鱼儿会浮到水面偷听:“每当我家族中的某人快要死去,我都会听见一种杂音。一种奇特的杂音。”

“什么样的杂音?”一个叫伊丽莎白的女孩问,“我从来不知道。我也能听见吗?”

我不快地说:“你又不是我家族的人,当然听不见了。你必须有个祖先是……总之,不能告诉别人。你本来就不应该听,我也不应该说。”

“什么样的杂音?”贞德重复道。

“像唱歌。”我说,看到她点了点头,好像她也听过有人唱歌。

“他们说这是梅露西娜的声音,她是卢森堡的第一代夫人。”我悄声说道,“他们说她是一位水之女神,来自河流深处,嫁给第一代公爵为妻,可她不会像凡人那样死去。她总是会回来,为子孙们的死亡放声哭泣。”

“那么你是什么时候听见她的呢?”

“我保姆去世的那天晚上。我听见了某种声音,马上就知道那是梅露西娜。”

“可你又怎么知道是她的呢?”另一个女孩轻声问道,不想被我们的交谈排除在外。

我耸了耸肩,贞德笑了,她清楚地知道真相总是无法付诸言词。“自然而然就知道呗。”我说,“就像是我认出了她的声音,就像我一直都认得。”

贞德点头道:“正是如此,自然而然就知道。但你如何知道这声音来自神祇而不是来自恶魔呢?”

我犹豫了。任何有关鬼神的问题都应该求教神父,不然至少也要问母亲或者姑婆。可是梅露西娜之歌,还有打从脊梁骨里发出的战栗,那些偶然间看到的无形之物——某种非生非死的东西,时不时消失在房屋的角落里,那比薄暮更薄的阴霾,那清晰到难以忘却的梦境,那偶然窥见却无法形容的预感——所有这些都太过飘渺,无法付诸言词。如果都不知道如何措词成句,我又怎么能够向别人发问呢?我怎能忍受某人拙劣地替它们命名,甚至想要解释它们呢?

很有可能我也会像贞德这样一味摆弄护城河中碧绿河水，对问题避而不谈。

“我从没问过别人。”我说，“因为这算不了什么。就像你走进一个房间，空无一人，但你就是能感觉到还有什么人在场。你听不到他也看不见他，可你就是知道。仅此而已。我从没想过这是来自天神还是恶魔的恩赐。这根本无关紧要。”

贞德肯定地说：“我听到的声音来自上帝，我很清楚。如果不是这样，我早就一败涂地了。”

“那你会占卜吗？”伊丽莎白孩子气地问我。

我的手指握紧卡牌：“不。这些牌不能用来占卜，只能拿来玩，它们只是游戏牌。我不占卜，就算我会，姑婆也不会允许的。”

“哎呀，帮我算算嘛！”

我态度坚决：“这些只是游戏牌。我不是算命的。”

伊丽莎白说：“哎，替我抽一张卡算算嘛。再帮贞德也算算。她今后会怎样？你肯定也想知道贞德将来如何的吧？”

我对贞德说：“这样做毫无意义啊。我带这牌来只是想要和大家一起玩。”

“它们很漂亮。”她说，“在王宫的时候他们也教过我玩这种牌。这牌颜色好鲜艳啊。”

我把牌递给她，她用结茧的手把牌展开。我戒备地说：“小心点，这些牌很珍贵。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，夫人就把它们拿给我看，还告诉我每一幅图的名字。她肯借给我是因为我喜欢玩牌，我向她保证过一定会好好爱惜的。”

贞德把那摞牌递还给我，尽管她很小心，我也提前伸手去接，其中一张牌还是从手间滑落，背面朝上掉到了草地上。

“啊！抱歉。”贞德惊叫一声，很快把牌捡了起来。

我听见了一声低语，好似冰冷的气息顺着脊背向下游走。眼前的草地和树荫里甩动尾巴的牛群似乎都远在天边，只有我俩被罩在一个玻璃杯中，就像困于碗中的蝴蝶，来到了另一个世界。“你最好赶快看看那牌。”我听见自己对她说。

贞德看着那幅鲜艳的图画，瞪大眼睛，把牌递给我。

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纸牌上面是一个身穿蓝色制服的男人，被捆住单脚倒吊，另一只腿柔若无骨地弯着，脚尖和绷直的腿伸向不同的方向，就好像他在跳舞，上不着天，下不着地。他的手反捆在背后，看起来像在鞠躬，蓝发快活地垂下，他就这样吊着，头朝地脚朝天，脸上还挂着笑容。

“倒吊者。”伊丽莎白说，“太可怕了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哦，该不是说……”她突然住口。

“这并不意味着你会被吊死。”我赶快对贞德说，“可别这么想。这只是一张游戏牌，不能说明什么。”

“那它又是什么意思呢？”另一个女孩问道。贞德一言不发，好像这不是她的牌，我拒绝预言的也不是她的命运。

贞德用棕色的眼睛认真地看着我，我含混躲闪地说：“他的纹架是两棵还在生长的树。这代表春天、复苏和生命——不是死亡。而且树有两棵，这人在中间保持平衡。他正处于复苏之中。”

贞德点头称是。

“它们俯身向他鞠躬，他很高兴。看啊：他没有被绑住脖子吊死，而是绑着脚。只要他愿意，就能伸手解开绳子。只要他愿意，就能解放自己。”

“可他没有解放自己。”女孩发评论说，“他像个杂耍演员。这又说明什么呢？”

“这说明他自愿在此，自愿等待，自愿被绑住脚，挂在空中。”“自愿成为活祭品？”贞德用弥撒时一般缓慢的语气说道。“不是的，他没有受到折磨！”我飞快回答，仿佛有什么可怕的东西正在逼近，“这牌说明不了什么！”

“是啊。”贞德说，“这些只是游戏牌，我们只能用来玩游戏。这张牌很不错嘛，倒吊者。他很开心，倒吊在春天里让他很开心。想让我教你们一种香槟区玩的赌钱游戏吗？”

“想。”我伸手要那张纸牌，她盯着它看了一会儿才还给我。

“说真的，它什么也不能说明。”我向她重申。

她冲我笑，笑容澄净而坦直：“我很清楚它是什么意思。”

“我们能开始打牌了吗？”我开始洗牌，有一张牌翻了过来。

“这可是张好牌。”贞德评论道，“命运之轮。”

我抽出这张牌给她看：“使你平步青云或一落千丈的正是命运之轮。它传递的信息就是我们必须笑对输赢，因为失败与胜利轮流主权。”

贞德说：“在我的故乡，农民们用一个手势表示命运之轮。每当极好或极坏之事发生，他们就用食指在空中画一个圈。某人继承了飞来横财，或者某人赌输了一头牛的时候，他们都这样做。”她用手指在空中画了一个圆。“他们还会说某句话。”

“念咒吗？”

“算不上咒语。”她一脸狡黠。

“那是什么？”

她边笑边说：“他们说‘Merde^①’。”

“什么？什么啊？”年纪小的女孩问道。

“没什么。”我说，贞德还在笑，“贞德的老乡们说的没错，万物都将归于尘土，人们所能做的不过是淡然以对。”



贞德的未来生死未卜，她就像倒吊者一样来回摇摆。我全家，包括我父亲——圣波尔的皮埃尔伯爵，卢森堡的路易叔叔，还有我最喜欢的卢森堡的约翰叔叔，全都是英国人的盟友。父亲从我家的圣波尔城堡写信给弟弟约翰，以一家之长的名义命令弟弟把贞德交给英国人。可姑婆又坚称我们应该保护她；约翰叔叔犹疑不决。

① 法语：他妈的。

英国人要求得到他们的囚犯。英国人控制了大半个法国,而其余的又都归他们的盟友勃艮第公爵所有,因此这些人通常心想事成。圣女贞德被抓住的时候,英国士兵纷纷跪倒在战场上,热泪盈眶地感谢上天。他们心里无疑认为法国军队一旦没有了贞德定会分崩离析,变回她统帅之前的老样子,一群乌合之众,不足为惧。

统治法国英属领土、管理几近整个法国北部的摄政王贝德福德公爵^①,日复一日地写信给叔叔要求他效忠于英国,不但拿长久以来的友谊说事,还以金钱相诱。我很喜欢看那些英国信使每日前来,穿着华贵的制服,骑着漂亮的马儿。大家都说公爵是备受崇敬的伟人,是法国最杰出的人物,极难招惹。但是至今为止叔叔都顺着姑婆的意愿,没有交出我们的囚犯。

叔叔盼望法国宫廷能为她讨情,毕竟他们欠了贞德的良心债。但就算他写信告知他们圣女在这里,说她已准备好回到国王旗下再次服务于他的军队,对方仍出奇地沉默。有她率军,他们定能再次大胜英国人。他们一定会交钱赎回她的吧?

“那些人不想要她。”姑婆劝他道。他们刚才还与叔叔的臣子一起坐在大厅里的公用餐桌旁,品尝美味佳肴,随后将其分给全屋的人,作为给亲信的赏赐。现在他俩侧舒舒服服地坐在姑婆私人房间的小桌子边上,面朝炉火,她的贴身侍从在一旁伺候。整个就餐过程中我都必须与侍女们一起站着。我的职责就是监督侍从,一有需要就轻轻拍手招呼她们上前,还必须保证两耳不闻桌上事。虽然我还是从头听到了尾。

“贞德带着先知能力到来之前,查理王子根本一无是处。是她让他成为真正的男子汉,又是她让一个男子汉成为国王。她教他宣布自己的王位继承权,把跟随他的人打造成一支军队,还使这队伍百战不殆。如果他们能像她听从神祇一样听她的话,早就把英国人从我们的国土上赶回那片终年大雾的群岛上

^① 贝德福德公爵,兰开斯特的约翰(1389. 6. 20—1435. 9. 14),亨利四世的三子,为他的侄子亨利六世在法国摄政。

了，我们也就能从此一劳永逸，免受他们之苦。”

叔叔笑起来。“唉，我的姑姑！这场战争已经快有百年之久了。难道你真的觉得某个能听到神祇的出身草莽的小女孩就能结束它吗？她绝对不可能赶得走英国人。他们绝不会离开，永远也不会了。无论凭靠的是合法的继承权还是侵略，这里都是他们的土地。只要他们还有守住领地的勇气和力量就会一直立于不败之地，而贝德福德的约翰公爵一定会确保如此。”他瞥了一眼酒杯，我向男仆示意自己上前拿起酒杯让男仆斟酒，然后小心放回桌上。他们用的是高级的玻璃器皿，因为叔叔无比阔绰，姑婆向来又只用最精美的器具。“英国国王不过是个黄发小儿，但年龄没有妨碍他把王位坐得稳稳当当，因为他有叔叔贝德福德在法国为他效力，另一个叔叔格洛斯特在英国本土效力。贝德福德既有勇气，也有同盟，足以在这里保护他们的国土太平，我想他们会把多芬皇太子^①往南赶得远远的，直到把他赶到海里去的。虽然圣女风光一时，而且风光得非比寻常；可说到底，还是英国人会赢得战争，守住他们的合法土地，到了那时，我们这边所有发誓要和英国人拼到底的王侯都会对他们死心塌地了。”

“我不这样认为。”姑婆坚决地说，“英国人怕她。他们说她是不可战胜的。”

“时过境迁了。”叔叔说，“看看吧！她已成阶下囚，牢门也没有突然炸开吧。他们现在知道她只是凡人之躯了。他们在巴黎城外看到她大腿中箭，也看到她被自己的军队远远抛下。法国人亲口告诉英国人，贞德可以被战胜，也可以被随手遗弃。”

“但是你不会把她交给英国人。”姑婆断言道，“这样会使我们永远蒙羞，在神面前，在世人面前。”

叔叔俯身向前，悄悄说：“你还在把它当真吗？你就真的不觉得她是个江湖骗子吗？你就真的不觉得她只是个胡言乱语的村姑吗？你知道这种人我轻而

^① 指查理七世。原名“the Dauphin”，意为海豚，为法国皇太子——又称法国维埃诺瓦王太子之称号。

易举就能找到五六个吗？”

她说：“你可以找到五六个人声称自己像她，但没人真和她一样。我觉得她是一个特殊的女孩，真的，侄儿。我有非常强烈的感觉。”

他不语，仿佛这话里有东西值得掂量，即使姑婆不过一介女流：“你能预见她会成功？这是预言吗？”

她犹豫片刻，但很快地摇了摇头：“我也不确定。但尽管如此，我还是坚持认为我们得保护她。”

因为不想反驳她，他没做声。她是卢森堡的夫人，也是一家之主。她死后我父亲将继承名号，但她还有广阔的领地任其支配，想留给谁就留给谁。约翰叔叔是她最喜欢的侄子，他心里抱着指望，所以不想惹她生气。

“法国人想要回贞德可得花大价钱。”他说，“我可不想赔钱。她的身价堪比国王，他们很清楚这一点。”

姑婆点头称是：“我要写信给多芬皇太子查理，他会来赎她的。皇太子总是被那些亲信大灌迷魂汤，但不管他们说什么，他都会听我的。我可是他的教母。事关荣誉啊，他能有今天全凭圣女。”

“很好，但要赶快。英国人逼得很紧，我不想惹恼贝德福德公爵。他位高权重，而且为人公正，是整个法国里最优秀的领导人了。如果他是法国人，早就受万民所爱了。”

姑婆大笑：“没错，可他不是法国人！他是英国摄政王，必须回到他那湿漉漉潮乎乎的岛上，回他的小侄子，那个可怜的国王身边，努力拾掇他们那块国土，把法国留给咱们统治。”

“我们？”叔叔疑问道，好像想问，莫非她认为我们这样一个业已统治众多领地，与神圣罗马帝国有血族关系的家族，还应该统治全法国？

她笑了。“我们。”她温柔地说。



第二天我与贞德一起来到城堡中的小教堂，与她并肩跪在圣坛前的台阶上。她狂热地祈祷，整整一小时都低垂着脑袋。随后神父主持弥撒，贞德领了圣餐与葡萄酒，我在教堂后面等她。贞德是我认识的人里唯一会每天雷打不动领圣餐和葡萄酒的人，圣餐简直成了她的早餐。我母亲比大多数人都更虔诚，也不过一月领一次而已。我们一起走回姑婆的房间，青草茵茵，沙沙地扫过脚边。贞德大声笑话我，因为我必须左躲右闪才能让头上的锥形头巾穿过狭窄的门口。

她说：“它很漂亮。不过我可不愿意戴这类玩意。”

我在她身前止步，转过身站在自城墙箭眼^①射入的阳光之中。我的长裙灿烂而耀眼：暗蓝色的裙子，与其呈鲜明对比的绿宝石色衬裙，裙摆倾泻而下，胸口用高腰带紧紧束住。高高的埃宁式头巾^②圆锥般立在我头上，从顶尖散下的粉青色头纱披在背后，遮住我的金发，却又让它们显得更加鲜亮。我伸开双臂展示蓬大的三角袖，上面装饰着精美绝伦的金丝刺绣，我还拉起裙摆露出脚上的猩红浅口鞋，鞋尖弯弯地翘着。

“可是你穿着这种礼服就没办法干活，骑马，连跑都不能跑。”

我理直气壮地说：“这身衣服可不是为了骑马干活，也不是为了跑什么步。这是为了炫耀。是为了告诉全世界，我是个待字闺中、年轻漂亮的少女；是为了展示我父亲多么富有，让我穿得起带金线的袖子和带丝缎的头巾；是为了展示我有多么高贵，能穿天鹅绒和丝绸，而不是穷姑娘才穿的羊毛粗布。”

“我可受不了穿着这种东西四处炫耀。”

我不快地教训她道：“你想穿也不会被允许的，穿着打扮必须符合地位；你

① 箭眼：西方古代城堡的细长方形窗。

② 十五世纪妇女所戴的筒形或锥形头巾。